

杀了我吧，将军

忽然，丹蚩笑了：「无能？谁敢说我的儿子无能？为他父亲打下半壁江山的将军无能？我就杀了他。」丹蚩桀桀怪笑着，笑声回荡在空屋里，我几乎控制不住的回到了多年前那场宫宴之中，那时候他也是这么笑的。

「但是，你不该忤逆我。」他突然收住笑声，阴森森的盯住了宸冬，双目暴突：「我有没有说过，南胥人，有多少给我杀多少！这样他们才会怕！」

「我也跟您说过，首先南胥不是我们草原的部落，人是杀不完的，其次，南胥之所以富足，是因为他们懂耕种、懂工艺、懂文化……杀人占有不了这些，还有，屠戮会带来更加顽固的抵抗，我攻林北，损失了整整十万兵马，我招降林南，没费一兵一卒，若能让我北乾勇士少些伤亡，少杀些南胥人又能怎么样呢！」宸冬急道，我认识他以来，就没有见他说过这么多话。

北王歪着头，突然道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啊？

我抬起头，才发现他居然看着我。

「奴婢，奴婢名周小溪。」

「抬起头来。」

他注视着我，神色不明，我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。

当年在宫宴上的匆匆一面，我才九岁，是个圆润而娇生惯养的公主，而现在我十六岁，破衣褴褛，就算他真的记忆里超群，又怎么会把此时的我和一国公主联系在一起——哥哥为我们准备了假死的尸体，对于天下人来说，羲河公主和太子夏挽，早就死了。

但是，如果万一……

他盯着我，露出一个贪婪的笑容，道：「我活了四十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。」

宸冬不动声色挡在我面前，没有说话，而丹蚩一直盯着我，仿佛有些痴迷的喃喃道：「睡起来怎么样？叫声怎么……」

「大王！」宸冬提高了声音，道：「将士们舟车劳顿，我带他们回去休息了。」

「慢！」丹蚩突然道：「晚上有个宴会，请了个贵宾，你得来。」他的目光又转到我身上，笑起来：「小溪也来。」

北军征用了民宅，我拿着名册，帮宸冬安排士兵住下，却不停地发着抖，丹蚩那淫邪的目光如同一条毒蛇一样盘踞在我脑海里，我以为我经历了这么多不会怕什么了，可是我还是怕，那种恐惧，就如同镌刻在脑海中一样。

宸冬一直没有看我，而是严谨在名册上勾画，而在桌下，却把伸过来，握住我冰凉的手。

他的手很大也很暖，我靠着这点热量，终于不抖了。

用了一下午时间，所有的士兵终于都清点完了，我站起来去把门关上，一边轻声说：「快到赴宴的时间了，我伺候将军……」

宸冬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压在门板上，他的呼吸交缠着我的呼吸，我怔怔的看着他。

「大王瞧上了你，你要去伺候他吗？」他低声说。

我的眼泪几乎一瞬间就涌上来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，让我几乎说不出话来，我结结巴巴的道：「我是你的女人，你，你说过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……啊！」

我还没说完他就近乎暴虐的吻上去，那种侵略性的吻让我一时间忘记呼吸。

「你是我的女人」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的说，底下比一下重的撞击着：「你他妈永远不用怕，记住了吗？」

身后的门板作响着，我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音，一半因为羞耻，一半因为过于强烈的刺激。

「说！」

他近乎暴虐的撞了一下，我终于忍不住哭着叫出声来：「我是你的女人，我是你的……」

他粗鲁扯开我的衣襟，撕咬着我肩膀上的疤痕，道：「等回了北乾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谁他妈都别想见到你，你每天就只用给我生孩子！」

这场荒唐奇异的抚平了我的慌张，我甚至有心思替宸冬挑了一件南人的衣服，他身高腿长，穿起南人的衣服也有几分奇异的潇洒，甚至在浅色纹路的衬托下，还有几分少年的俊逸。

「你瞧我做什么？」他问。

「瞧将军生的好看……」我笑眯眯道：「将军穿白色好，显得年轻。」

「我本来也不老」他嘟囔道：「我今年十九岁。」

我惊讶的停下手，道：「十九岁？」

北乾人轮廓深邃，加之风吹日晒，所以显得格外成熟，我有猜测过他大概没有过三十岁，但，十九岁？

「我十三岁就领兵了。」他说：「我们北乾男人当家早，十六岁就有人当爹了。」

「那你怎么……」我忍不住笑出声，又生生忍住。

「你笑话我？我不让你出门了！」他有些恼，把我扑倒在床上，一口咬在我肩膀上。

其实那里本来不是什么敏感的地方，但是欢好的时候他总喜欢咬那里，久之一碰到就觉得心头发痒，我连忙躲避：「将军别闹了！」

「我阿婆说，睡女人折寿，大王就是睡多了女人才身体不好的。」他闷声闷气的说。

我笑得前仰后合，故意道：「那将军今后可要离我远些了。」

「不行。」他泄愤似的咬了一口我的肩膀，道：「睡你，我愿意折寿。」

宴会是仿照南胥的形式，庭前君王坐北向南，群臣依品阶高低而落座，大多数是北人，也有南人。

宸冬按照军功坐在左手边的第二位，我跪坐在他身后伺候，而左手第一位的，是一个南胥的老和尚，瘦骨嶙峋，佝偻着身躯蜷在座位上，纵然庭前歌舞喧嚣，也未抬头看哪怕一眼。

以宸冬的军功和身份，什么样的人会排在他前面呢？我一边为宸冬布菜，一边猜测，突然，外面传来一声怪异的嚎叫声，我抬起头，发现一只巨大的白鹿被束着四蹄抬上来，正不住挣扎着。

林南多鹿，尊白鹿为山神。纵使我不信鬼神，瞧着那鹿也觉得悚然，太大了，简直像马，毛发雪白，巨角参差如树冠，灵性的眼睛里分明含着一汪泪，正呜呜的哀鸣。

「没想到这里还有这样的好东西。」丹蚩在首位饶有兴致的笑道。

猎人毕恭毕敬的作答：「是上天为大王一统天下所献上的宝物。」

「开吧。」丹蚩随意的说。

「是」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把快刀就划过白鹿颈部，白鹿抽搐着，黑红色的血液触目惊心的喷涌而出，被猎人用碗接好了，恭恭敬敬的呈上去。

北人都习以为常，接过碗一饮而尽，而席间的南人越发瑟缩着，把头低的不能再低，我看着那个老和尚，这样血腥的画面，他的脸上仍然没有一丝表情。

丹蚩喝完了鹿血，伸出猩红的舌头舔舔嘴唇，懒洋洋道：「今日你我君臣欢饮，诸位不必拘谨，纵情就是了。」

宴会仿照着南胥准备了庭前的歌舞，只是并不好，大概是临时充数的民女，一个北乾将军醉醺醺的站起来，一把拉住领舞的女孩，将她摁在案上就开始当众耸动起来。

其他的女孩不敢停，仍然在跳着舞，只是表情比那只濒死的鹿还要绝望，时不时就有北乾将士随意的拽下来一个女孩，如野兽交配般肆无忌惮，他们用北乾话兴高采烈的喊着：「鹿血！白脚羊！舒坦！」

我没有低头，我注视着一切，那些如白鹿般绝望的女孩子，她们带血的眼泪，一滴一滴的流在我心里。

突然，丹蚩把目光投到我们这边，不怀好意的笑着：「我儿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喝了鹿血酒还一动不动？」

淫靡的气氛之中，宸冬伸手把我拉在怀里，他身体滚烫是，声音却很平静：「她怀了孩子，那样不好。」

我震惊的看着他，我当然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。

丹蚩神色微妙的一笑，道：「我儿果然勇武，没过冠春就要有长子了。」他看淫邪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，说：「你不知道何为冠春吧，是我们北乾的节日，在春天有三日是不劳作的，男子把喜欢的女人抢在营帐里，没日没夜的交欢三日，直到她大了肚子。你这样的女人，在冠春之日可危险的很啊！」

三日，春天，这些词让我的手指骤然收紧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我在心里几乎在哀求着。

「呵，想来我这辈子，经历过最有趣的冠春节，是在南胥呢！」他似乎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笑起来：「为了让我们北乾出兵平叛，南王夕照让我睡了她的皇后，啧啧啧，那是我第一次睡南胥女人，真是嫩的出水。」

那一刻，我再也没有办法微笑出演一个毫无心事的女子，我脑内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我想把那张肥胖丑陋的脸千刀万剐，连宸冬都感受到我的颤抖，在我耳边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丹蚩还在津津有味的说着：「那羲河公主倒真是观音脸，可惜太小了，本来还想这次掠回来……」还没等他说完，突然听见了一声瓷器的碎裂声。

那老和尚仍然木木的坐在那里，一个舞女跪在他面前，脚下是一碗打碎了的鹿血。

「怎么了？」丹蚩问。

「南胥奴不识抬举！」一个北乾将领在一旁恼怒道：「我让美人给他喂鹿血，他死活不肯喝。」

丹蚩从座位上走下来，一步一步走到了和尚身前，热闹的宴会慢慢地鸦雀无声。

「为什么不喝呢？」他的声音近乎轻柔：「三天了，你什么都不吃，怎么？觉得我们北乾的饮食粗糙，配不上你？」

「我是出家人。」

老和尚木然道，仿佛他面前的不是这天下最凶残的帝王，而是一棵树、一片叶子，没有生命，不值得他抬眼一看。

这态度显然激怒了丹蚩，但他没有发火，反而桀桀怪笑起来，越笑声音越大，整个屋子都回荡着他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

「大王——」宸冬不安地说。

「看，这就是你的贵宾。」丹蚩没有看他，而是继续看着老和尚，仿佛在注视着一头猎物：「别怕，我不会伤了他，只是

——我特别喜欢看出家人喝血吃肉的样子。」

他伸手示意，那个舞女又奉上了一碗血给老和尚，老和尚看都没有看一眼，他这付麻木的样子，像极了哥哥死前，当生命尊严都不复存在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灵魂也封闭起来，仿佛是木石一般什么都感知不到。

丹蚩干脆利落的一抬手，那个舞女就死不瞑目的倒在地上，因为动作太快，血都是停了一会，才从脖颈喷出来的。

舞女的血喷溅到了老和尚脸上，他终于有了一些表情，转动着浑浊的眼珠，看着眼前微笑着的北王。

「喝吗？」

又一碗血呈上来，新的舞女哭着不停地把手里的碗塞给老和尚，颤栗着念叨：「大人……求你了，大人……」

老和尚呆滞而茫然的看着丹蚩，没有接。

又一道血光闪过，连尖叫都来不及，那个女孩倒在了地上。

她看起来是个农家女，不会超过十七岁，若是没有这场战争，她大概还在田间帮助父母劳作，顽皮的去捉萤火虫，送给隔壁放牛的心上人……

可是她倒在那里，像是被宰杀的牲畜。

老和尚满脸是血，嘴唇颤抖着，他回魂了，两条鲜活的生命，终于让他从自欺欺人的封闭之中归来，无可逃避承受眼前的痛

苦。

「再来！」北王邪恶的笑着。

在新的女孩准备接过血碗的前一刻，我猛地站起来大声说：

「大王，南胥舞姬敬酒前是要歌舞的，大师饮血前想必也要有如此的礼数，小溪愿为大师献上一舞。」

「你干什么！」宸冬想来拉我，却被我躲开了，我努力直视着丹蚩那双褐色的眼睛的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请大王赐我一把剑。」

「好，好得很。」丹蚩桀桀笑起来，吩咐手下人：「给她！」

那剑拿在手上，轻而薄，寒光四溢，我舞了个剑花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用南语哼唱起来：「故将军饮罢夜归来，长亭解雕鞍。恨灞陵醉尉，匆匆未识，桃李无言……」

我自小学剑，不是为了自保，而是为了风雅，南胥祖先崇尚「剑为王者器。」因而每一个皇族，都要会用剑，我与哥哥学了许多徒有其表的剑法，看似漂亮，却不堪一击，如同我们的王国。

但是这么的近，这么的近。

「谁向桑麻杜曲，要短衣匹马，移住南山？」

剑光擦着丹蚩的脖颈划过去，我仰头，看到了苍穹之上，祖父抱着小小的我，目光悲悯。

羲河，活下去。

「汉开边、功名万里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？纱窗外、斜风细雨，一阵轻寒。」

剑堪堪停在了老和尚的脖颈不到一寸的地方，我轻声示意那个舞女，道：「请为大师呈上。」

老和尚与我对视着，干瘦的脸颊慢慢地淌下了一滴泪水。

他认出了我。

正如那一刻，我也认出他了。

青丝疯狂的生长，铠甲回到了他的身上，南胥的战神，林南的统领，最终降了北乾的，何素龙将军。

隔着很远，他与我有过无数次的会面，只是那时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将军，而我，还是高高在上的公主。

如今我们在尘埃里，佝偻着身躯相聚。

老和尚没有再看我，接过舞女的手里的血，一仰头喝了下去，然后劈手夺过案上带血的肉，大口大口的吃起来，吃到满口鲜血，吃到翻了白眼，仍然撑着吞咽。

丹蚩抚掌大笑，北乾人也跟着一起笑起来，他们笑他终于疯了，我也跟着笑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个南胥的叛徒，近了暮年的将军，正在用他方式对我说话。

公主，廉颇未老！

之后宴会正常继续进行，是真正的欢饮达旦，北乾人和南胥人共同欢饮，因为太过快乐显得有些疯癫，一个南胥降将坐在地上，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落下眼泪。

直到宴席散去，宸冬没有再看我哪怕一眼，他坐的笔直，就如同一把入鞘的剑，我喝了很多酒，北乾的酒很烈，让我觉得自己变得很轻很轻，如同小时候放的风筝，高高的飘在宫阙之上，那么美，那么轻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和宸冬并肩走着，夜深露重，天上没有月亮，却有漫天碎钻一样的星星。

「他究竟是谁？」

宸冬突然问道，在前一刻，他还在扶着我避开一个水洼。

「什么？」我明知故问。

「我一直在想，那场大火背后设局的人究竟是谁。」他看着我，声音仍是平静的：「他能让贺兰知言一众人俯首帖耳，迅速操控潜伏在北乾军营的消息网，不费一兵一卒的放掉俘虏，烧我军营，杀我亲兵，把我变成一个笑柄，而我怀疑了所有人，却漏掉了他，因为，他才六岁。」

所有甜美温情的谎言即将被撕裂，我反而很平静，只是淡淡的说：「将军，你说的话小溪听不懂。」

「是皇族。」

我没有说话。

「只有皇族能让南胥遗臣听命于他，是那个尚在腹中就获封山河太子的南胥储君，夏挽，对吗？」

他抬起我的下巴，一字一顿问：「他在哪？」

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脸，看向了漫天的星星，他们的辉光那么冷，冷得让人遍体生寒。

「杀了我吧，将军。」我轻声说。

我这一生，对他说过许多话，可唯有这句是真心。

他之所以推断出这一切，恐怕就是宴席之上何素龙瞧我的眼神，一切昭然若揭。可是都到了这时候，他仍然不肯问我一句「你是谁？」

若他问了，我一定会答，我答了，便一定会死。

就让我死在这里吧，我还是小溪，是他 19 岁，第一个喜欢过的姑娘，不是居心叵测，一路骗他到现在的羲河。

「你当然会死，你生我孩子，做我的皇后，八十岁寿终同我躺在一个棺槨里，那时我放你去死。」他说：「但是现在你他妈做梦。」

一些火光从他身后出现，两个人拎着我的胳膊，道：「夫人，得罪了。」

他们把我拖到了刑室，我生受了三天的重刑——或许不是重刑，只是对我来说，太痛了，一开始痛得呕吐，后来吐不出来，嘴唇被咬的血肉模糊，连呼吸都让我一阵一阵的发抖。

宸冬每天来看我一次，只问一句话：「夏挽在哪？」

我颤抖的看着他，在这一刻我才知道，他是个再冷酷不过的政客。

第三天，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那个说我长得像他女儿的副官过来劝我：「将军为了你犯了整整三天的偏头痛，他是你的夫婿，普天之下还有比他更亲的人吗？别犯傻了，说吧！说完就能好好过日子了。」

我像一块破布一样，匍匐在地上，艰难的翕动嘴唇：
「不……」

「把她吊到城楼上去。」宸冬冰冷的声音响起：「我倒要看看。你所忠诚的南胥，会不会有人来救她！」

晨曦初露的时候，我被绑在了城门口，他们用南胥话和北乾话同时告诉民众，今夜子时，这个女人将被斩首。

用刑的时候我没有怕过，我知道我只是为了皇室尊严在死撑，哪怕我说了，他们不可能找到夏挽，可是现在我真的怕了，我怕，他真的会来。

他是南胥最后的希望。

他也是我在这世间最后的亲人。

毒辣的阳光照在我身上，我开始用最后的力气哭喊哀求……我知道宸冬在看，可是他始终没有出现，最终我没有了力气，只能默默的在心里祈祷。

贺兰知言，求求你，你一定不能让他来这里。

因为脱水，我产生了幻觉，幻觉中，是南胥巍峨的宫殿，祖父把我放在膝头，我却瞧见了窗口的风筝，我挣脱他跑出去，跑啊跑啊，便看见一个宫装女子，夕阳的天光下，她朝我回眸一笑，她笑得那么美，眼里却有凄然的泪光。

「羲河，对不起，让你在这样的人间，一个人活下去。」

那像是知秋。

又像是我从未见过面的母亲。

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红光满目，我以为是血，实际上却是夕阳，霞光染红了天际，明日，一定是个好天气。

夏挽便是这时到来的。

他穿着一身白衣，自霞光中走出，额心有一点红痣，如一尊小小的菩萨。

我曾想过他会来，带着残存的南胥士兵，埋伏在某处发起攻击——可不管他如何多智近妖，用兵入神，在戒备森严的北军面前也毫无胜算。

可是他竟然一个人，就这么朝我走过来。

我怔怔瞧着他，直到他朝我安静的一笑，轻声道：「南胥可用之人所剩无几，我得为姑姑留下，所以，我便一个人来了。」

来……送死！

「他们怎么会放你过来…让你一个人……」

我嘶哑着说，干涩的眼睛已经流不出泪水。

士兵们已经聚拢过来，似乎忌惮着埋伏，没有立即靠近我们。

夏挽得以轻轻地，在我耳边说了最后一句话：「我告诉了他们我的身世。」

他竟知道！他竟一直都知道！

在那个他所长大的宫殿中，每个人都视北乾如牲畜，他却一直都知道自己身怀如此肮脏的血统，他知道自己父亲的耻辱和母亲的绝望，可是他却那样安静的长大了，长成了一个比谁都温柔的孩子。

我茫然看着他，心脏抽痛着，几乎窒息。

这时候宸冬从城楼走下来，目光森冷的看着他。

「你居然真的来了。」

「我来找我姑姑。」

他们一个身着黑色甲冑，散发着铁与血的味道，一个布衣白衫，干净的像一道晚风。

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？」

夏挽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当然会杀了我，因为如果你不杀我，你一定会死在我手里。」

这时候，深山中的古寺传来了悠远的钟声，夏挽看着远方，轻声道：「如若我佛有灵，我愿用生生世世的命运交换，让我死后化作清风明月，常伴姑姑左右，这样走夜路的时候，便不会再怕了。」

最后一声钟声响起时，就在我三步之远地方，宸冬的刀贯穿了夏挽小小的身躯。

天太冷了，血溅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是冰凉的。

我看着夏挽被人拖走，我看着宸冬走过来，亲自解开我铁镣，我看到夕阳的弯月变成了卧房的屋顶，我看到夜的黑色，墨一样慢慢的散在了整个房间里。

风送来血的味道、铁的味道、火的味道……我恍惚的想，那是属于北乾的味道，南胥的一切，书香、熏香、脂粉……已经烟消云散了，而就在刚刚，他们终于成功把我所有的亲人，都一个不剩的，夺走了。

侍女们为我沐浴、上药、换了干净的衣服，等我回过神的时候，已经穿了一身北乾的白袍，像一个干净的礼物一样，站在

了宸冬的房门口。他在案前点了一盏灯，仍然在忙碌，许久之后，他抬起头看到了我。

「过来。」他说。

我失魂落魄的走过去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拉到他怀里。

「山河太子死了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」

他无半点愧疚，非常平静的告诉我他之后的计划：「北乾会定都在枏城，许多事要忙，等春天来了，我们就举行婚礼。」

我看着他，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，我喃喃道：「你真的不怕我恨你吗？」

「为什么？」宸冬皱起浓眉，似乎真的有几分疑惑：「胜利者有权屠杀失败者，而我没有杀你。」

烛火下，他那双褐色的眼睛竟然显得很干净，坦坦荡荡，没有任何复杂的情绪，在草原上狩猎的野兽，恐怕也有这样一双天真到残忍的眼睛。

我很想笑，可是我动不了。

是啊，他又有什么错呢？你不能让狼不去捕猎，篝火永远不熄灭。对战败的皇族赶尽杀绝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！

可是，可是……

他觉察出了我情绪不对，努力让表情柔和了一些，又找了个话题说：「是伤很疼吗？其实他们有分寸，连疤都不会留的。」

说着说着，他又皱起眉：「谁让你不听话，我这两天过的……」

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，而是静静的抱紧我了，不久之后，他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，昏暗的烛火下，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境，他有些粗鲁的亲吻我，然后终于难以忍受般的，抱我去了床上，我一直睁着眼睛，呆呆的看着他。

「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。」他低喃着：「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做，可是一想到个，我什么都做不下去了。」

我后知后觉的发现，他竟然很开心，那种压抑着的，小孩子一样的开心。

「你说，说给我听好不好，你说，你是我的。」

他再次亲吻我的时候，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大口大口的吐出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饭了，吐出来的是黑色的血块。

宸冬着急的抱着我：「你怎么了？」

我笑了，擦了一把嘴角的血，我终于不想再忍了，我说：「你别碰我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」

他惊怔的看着我，仿佛从未认识过我。是啊，他本来就从未认识过我，那个瓷商家的温婉柔顺的小女儿周小溪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

「你为什么不问我是谁呢？」我笑着，如一只血淋淋的恶鬼。

「闭嘴！」他脸色骤然变了。

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心头畅快。

「我名羲河，古书有云，尧命羲和掌天地四时之官，我祖父孝章成仁皇帝以古神之号为我命名，以示长公主之位尊同太子。我父亲宁烈皇帝，当年定三洲，清五岭！殉于战场之上，杀北狗百万，我哥哥敦仁静宇皇帝誓死不降，以身殉国。听明白了吗？这是我的家族！我的血脉来处！」

已经有侍卫赶到门口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，我站在那里，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：「你不是问过我，如果南胥未亡，我会不会嫁给你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不会」我看着宸冬，一字一顿的说「畜生之辈，怎配天族？」

他一把拔出手中刀，抵在我的胸口。

「杀了我吧！」我终于笑出声来：「不然今日你加诸在我的身上的痛苦，我一定让你十倍归还！」

那把刀抵在我胸口很久，久到我觉得心脏都冷的发痛。

「我不明白……」许久，他说。

在北乾众士兵的虎视眈眈的注视下，他最后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将手中刀扔在地上。

「带下去吧。」

枰城有一条河，在冬天会结成厚厚的冰层，被北乾的士兵打通，插入铁钎，做了简陋的监狱。

我被北乾的士兵拖入到河水中，被层层铁链锁在了冰水之中，既碰不到底，也碰不到岸，浮浮沉沉之中，就像我这一生。

我身边是一些青白冰冷的死尸，大多是南胥人，也有北乾人，而北乾士兵站在那里，朝我大声的叱骂，宸冬在他们的簇拥下看着我，寒夜映在他的眼睛里，如同冰冷的星星。

随后，他扬长而去。

没有人能在这样的冷水之中活下去，寒冷迅速让我四肢麻痹，哪怕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水中挣扎，我还是清晰的感觉到，我的身体正在一点一点的死去。

夏挽，别怕，姑姑来陪你了。

我以为我不会怕，可是当死亡的瞬间被无限的拉长，我还是觉得恐惧，当我一次一次的从麻痹中被冻醒，当我以为我死了，又重新睁开眼睛，我突然后悔了。

我早就该死，但不该这样默默的死在这条冰冷河流里，我至少应该杀几个北乾人，来祭祀我死去的王朝。

那些嚷着「南胥人在！南胥就不会亡」的山匪，他们怎么样了，病弱的只剩一把骨头的贺兰知言，他还活着吗？还有几天前，大口大口吞食血肉的，出了家的何素龙将军，他们该怎么

怎么办呢？南胥的百姓又该怎么办？他们会在北乾暴虐的统治下活下去吗？他们心里还会有着一点光亮吗？

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了，我想，然后慢慢地沉了下去，世界归于黑暗。

一片温热的嘴唇挨近我，渡一口气给我，随后我听见水中闷雷一样的声音，有人在砸着铁镣。

我睁开眼睛，深黑的水中，一尾又一尾的白鱼游向我，如梦如幻。

随后，我脚下一松，那卡住我的锁链，松开了

是梦吗？还是祖先派遣的精怪？

我被柔软的手臂挟着，缓缓带出了水中。

刺目的阳光照在我的眼皮上，我闻到了食物的香气，费力的睁开眼时，正看见了一只狸猫窝在枕边酣睡，见我醒了，就伸着小舌头慢悠悠的打了个哈欠。

「你可算醒了哇？」

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女人，坐到了床边，手里拿着一碗粥，紧张的瞧我：「饿不饿？吃点东西撒？」

我茫然的看着她，她面颊黝黑，瓜子脸，笑起来唇边有个梨涡，看起来有点熟悉，又很陌生。

这里好像是一户农家小院，不远处隐隐传来犬吠鸡鸣，我发现我的衣服被换过了，是一件干净的碎花小袄。

她也在看我，半晌，才艳羡道：「你长得真是好看，还一身白肉，怪不得北乾男人喜欢你，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」

她把热粥吹凉了，一勺一勺的喂给我，花生的味道、糯米的味道，整个人慢慢地暖了起来，我才终于有力气开口。

「是你救了我？」

「我们救了你撒！」

「你们是谁？」

「我叫灯芯儿，原来是种田的，后来被北乾兵抓来伺候他们。」她撇撇嘴，道：「那群畜牲，跟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一样！」

我有些茫然的看着她，她帮我擦了擦嘴，目光温柔了许多：「我要谢谢你撒，那天要不是你跑到前头，我就被那个北乾狗皇帝给杀了。」

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她便又添了一句道：「就是逼着那贼秃驴喝血那天撒！我就是第三个！可吓死我咯！」

哦，我想起那天在浓妆下战栗的舞女，才迟钝的明白过来，她絮絮叨叨的说着什么：「昨天晚上可吓死我了，一开始我可不敢，但后来又春说了，你是公主，我们得救你，会水的便都下去了……」

被子太暖和了，那只猫的呼噜声也越发的催眠，我便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。

我这一觉，睡得十分漫长，一直持续了许多天，迷迷糊糊中，我瞧见了许多女孩子，她们轮流做饭、熬药，一勺一勺喂给我吃，似乎都是北乾掠来的女子，我想问她们怎么会有力量把我藏在这儿而没被发现，又想问，她们怎么会知道我是公主，可是昏昏沉沉，我什么都问不出来。

真正的醒来的时候，是一个黄昏，恍惚间我听见人说，这么快就过年了。

过年，就离春天不远了，我想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